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八　　列傳八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子樹藝　樹義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隴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惲　張長遜
李安遠　姜寶誼　寶誼從新書增

裴寂字元眞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爲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疎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爲左親衞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

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爲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間以博弈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懽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爲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爲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

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衆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旣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爲長史賜爵文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爲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通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

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答寂請見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爲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

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爲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於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

禦之才惟發使絡繹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夏縣人吕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爲援寂擊之復爲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剌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皁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

祖禰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爲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媿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爲趙王元景聘寂女爲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冊司空賜實封五百戶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

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戶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无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宮至是禁絕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勲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

蒲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於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謂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爲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靜州俄逢山羌爲亂或

言反獠劫寂為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為殿中監為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寂見城上烽火仰天嘆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

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

數矣但須眞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爲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衂以

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爲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强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玆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㓜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爲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爲宮監而以宮

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爲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僞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旣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

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訴曰此是歹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因於別室旣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於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卽遣將

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

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爲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會薛舉冦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爲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卽欲挑戰愼無與決待吾差當爲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陜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鎭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

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下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畧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

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
懸隔止以文靜爲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
疎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畧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忿
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
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
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嘆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
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
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
誅文靜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
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

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右屯衛大將軍竇
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
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
部郎中武士䕶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
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
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静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
百戶通前爲一千五百戶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
房元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
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
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李勣劉宏基二人

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元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八人各食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戶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

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並事微不錄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爲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惑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或言世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疋立

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疋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葛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人賈貴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爲民以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別駕李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二年爲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結搆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爲我輔因相解釋圖讖郎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衒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令得三品使務進之

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餘家耀思禮並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死初則天命河內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懿宗寬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爲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衆人就戮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爲鷹揚府司馬義師之

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沒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爲聲援及太原爲賊所陷文恪遂棄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爲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爲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爲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爲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觀覘動靜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遊太原高祖嘗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授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沒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

拜陵州新書資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新書凉州都督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爲天下倡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眞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爲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

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爲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疋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巳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臥內慰諭

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間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爲陳利害赤辭遂率其種落內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後師立以毋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赴哀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丑氏（新書破丑下同）常爲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之軍未至破丑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

至鄮于眞山而還又戰吐谷渾于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州刺史十四年卒謚曰肅

錢九隴字永業本晉陵人也湖州長城人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沒爲皇家隸人父文強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爲奴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爲苑遊將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

加食盧州實封六百戶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
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沒爲皇家隸人興從平
京城累除右（新書左）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
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十
鋌尋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
驍衛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
管坐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勳滅死
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
以興忠謹令副司空房元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

侯將軍永徽初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爲豪俠在隋爲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桄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

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匐餘黨殘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荆州都督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壯

龐卿惲者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郕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爲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爲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於突厥號長遜爲割利特勒

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高祖嘉之武德元年敕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新書世靜下同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敕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靜出塞申國家賻贈之禮突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新書楊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

官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寶軌卒巴
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逕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
二州總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
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
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爲之
營護免後爲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
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
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從破屈突
通進上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
柎國

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爲黨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常命統邏騎都下督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謚曰密十三年追封爲遂安郡公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上朝邑縣公寶誼遊太學受書業不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

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諡曰剛子協字壽善
篆籓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謚曰威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爲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
據倉廪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啟舉義之謀爲首
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遑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爲
臣之道居第一之位忘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
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横之畧
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爲輕躁之行未及封而
禍也惜哉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
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新書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蕩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蹈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事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唐書卷第一百八

唐書卷第一百九　　列傳九

唐儉 子觀　觀孫晙　儉從弟憲從新書增

長孫順德　劉宏基

殷嶠 從弟聞禮　劉政會

柴紹 平陽公主　子哲威　令武　馬三寶

武士彠 兄士稜　士逸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

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宏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為司馬平京城加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九年除內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

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陜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
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並爲所
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
於賊中與儉同被拘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獨孤尚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
日豈不由不斷耶俄而懷恩脫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
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尚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
守可謂王者不死儉聞之懼懷恩爲逆乃密令親信劉
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

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豈非天命也迴舟而歸分捕反者按驗之懷恩自縊餘黨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桒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喜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勳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煙閣貞觀初使於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衛國威

恩亦可望獲四年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爾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尋加光祿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酒為樂未嘗以職務留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

其私羊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於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為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襄官為立碑儉少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儉孫從心神龍中以子晙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晙先天中為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儉弟憲字茂彝仕隋為東宮左勳衞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九所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

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
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羣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爲
備太宗外以討賊爲名因令順德與劉宏基等召募旬
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
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
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
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卽位
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
建成餘黨於元武門太宗踐祚眞食千二百戶特賜以
宮女每宿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謂近

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宏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柰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頹然而醉論者以為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吏

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内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尋又坐事免發疾喪息女感疾甚太宗聞而鄙之謂房元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爲之罷朝遣使弔祭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宏基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宏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

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臥起義兵將舉宏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宏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宏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生率衆陣於城外宏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棄馬投塹宏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河東宏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

殷開山為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衞文昇遣兵來戰宏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時諸軍未至宏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為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於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宏基為殿隋將段達張志陣於三王陵宏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衞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宏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

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惟宏基一軍盡力苦鬬矢盡爲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宏基屯晉州裴寂爲宋金剛所敗人情崩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進城下宏基不能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總管從太宗屯於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宏基堅壁不能（能字疑衍）進及金剛遁宏基率騎邀之至於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授秉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宏基率步騎一萬自豳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

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九年
以佐命功眞食九百戸太宗卽位顧待益隆李孝常長
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歲餘起爲易州刺史
復其封爵徵拜衞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
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
祿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宏基爲前軍大總管從
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永徽元
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戸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爲
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
陵仍爲立碑謚曰襄宏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

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衞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祕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克西河太宗為渭北道元帥引為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宏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

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宏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
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從擊薛舉爲元帥
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誡之曰賊衆遠來
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
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
何乃以勍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
我請曜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墌爲舉所乘軍乃大敗
嶠坐減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杲復其爵位武德二年兼
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從太宗討平王
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

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年又與長孫无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宏基劉政會柴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

嶠從祖弟聞禮有文學武德中爲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聞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儁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爲太原留守政會率

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爲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靜因令左右引威等囚於別室旣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府建引爲戶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

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爲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歷刑部尚書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戶九年卒太宗手敕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竝宜優厚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元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南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爲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爲酷吏所陷也薦張鷟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中屠瑒以謝奇

正色曰舉賢本無私

何見謝聞者皆竦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愼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卽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爲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爲得授

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並先登陷陣授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銳渡河以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奈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

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

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與紹並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淸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為

計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別自爲計矣紹卽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留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趣華陰傍南

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爲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劒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勳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謚公主爲昭

子哲威歷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

嶺南（流郡州）起爲交州都督卒

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衞州刺史封襄陽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陰自殺仍戮其屍公主賜死

馬三寶（高祖兵起紹閒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衞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眞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杲遷左驍衞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新書縣男）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

曰是汝建英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爲公貞觀三年卒太宗爲之廢朝謚曰忠

武士彠字信世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爲太原留守引爲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尙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宏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彠曰宏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彠曰此竝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

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彠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彠爲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祿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起士彠不豫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夢帝騎龍而上天）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宏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效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歷利州荆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顯慶元年以后父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

尉太原王特詔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彠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孫承嗣事在外戚傳士彠長兄士稜字彥威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次兄士逸亦有戰功武德初爲齊王府戶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鎭并州爲劉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見慰勉累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爲韶

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脫高祖蒲州之急侍獵苑囿諫太宗馬上之言可謂純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宏基臨難不屈陷陣多克捷之勳殷嶠劉政會柴紹昌並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厮養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辭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勳宏基六士義合風雲

唐書卷第一百九